

花城出版社
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

《惊悚奇谈》书系

李异 麦洁 编著

鼠惑

蛊虫
见鬼
公墓电话
皮
完美谋杀
一起事先张扬的谋杀案
谁是我
蟹变
猫杀
像蟑螂一样飞
鼠惑



鼠惑





鼠惑 目录

蛊虫 麦洁 \ 1

见鬼 庄泰 \ 55

公墓电话 非吾 \ 81

皮 麦洁 \ 98

完美谋杀 沈醉天 \ 118

一起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庄泰 \ 135

谁是我 麦洁 \ 152

蟹变 李异 \ 174

猫杀 哥舒眉 \ 210

像蟑螂一样飞 庄泰 \ 222

鼠惑 施淑君 \ 242

蛊 虫

麦 洁

这里接近城郊了。

巷子很深，细长细长的，让于佳想到了鸡肠、羊肠什么的。巷子里阴阴的，两边是清一色的瓦房，青砖间的墙缝细细的，片瓦的屋顶，墙角还生着青苔，据说这里的建筑还是明清时期的。

巷子里阴森森的，让于佳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，仿佛时

间在她进这条巷子的时候一下子倒退了几百年。

巷子里的风有些冷，这是条过风巷。

于佳看了看手上的纸条，对着门牌号一个一个向前数。

巷子的尽头有两扇木门，门很高大，漆着黑漆，门上的门牌赫然是 103 号，就是这家了。

于佳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，还是伸手按响了门边的门铃，门铃“丁冬”的声音很响，把于佳吓了一跳。

就在于佳用手轻拍着胸脯给自己压惊的时候，木门却无声无息地打开了一道缝，于佳抬眼向里面看去，院子里空空的，种满了各种植物，但却没有一个人。于佳的开始狂跳，她在门口呆站了一会，有种转身想逃的欲望，只是，双腿软得让她连抬腿这样的动作也无法实现。

“你找谁？”忽然响起的声音令于佳又吓了一跳，她像受惊的鸟儿，紧张地炸起满身的羽毛。于佳的目光再次落在门内，发现原来门后站着一个身材高大、头发银白的老头。

于佳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过了好一会，于佳才恢复了正常的感觉。“请问蒋老师在吗？”于佳微微一笑，客气地问。

作为一个电视台的职业主持人来说，于佳的笑容虽然不能说是回头一笑百媚生，但也足以令人动容。

但眼前的老头，仿佛没有看见于佳似的，目光空洞地穿过于佳的脸部，望向不知的地方。

“我就是蒋金生，有什么事吗？”于佳以专业的眼光来看，老头年轻的时候还是挺帅的。

“啊，蒋老师您好！”虽然老头目中无人的模样令于佳有些尴尬，但她还是满脸笑容、彬彬有礼地向老头问好，“我叫于佳，是水紫的朋友，她介绍我来您这买香料，据她介绍，

您这的香料可是全国最好的。”

“哦？”老头总算有了点表情，“那算你找对了，我这儿能配出各种香味的香料，有几种香型，不是我吹，别说全国，就是世界上也找不出来那么独特的香味儿。”

说着，老头侧身把于佳让了进来，“进来吧，想要什么样的香料，去和我太太说。”

于佳走进院子里，一种说不上来的清新的香味就扑鼻而至，于佳发现自己好像进了一个小型植物园，里面种着的各种植物，都是于佳平时没见过，根本叫不上名字来的。

于佳此时犹如梦游仙境的爱丽丝，好奇地看着这些不知名的植物。

老头看于佳对满院的植物颇为好奇，不由来了兴致，于是一边带着于佳向里面走，一边向于佳介绍着。

“那是迷迭香，那是薄荷，那，看见没有，那些细长的小叶子开着紫色花的？那是蝴蝶薰衣草，光薰衣草啊，就有很多种……那儿，那是百里香、紫苏，这里还有灵香草、肉桂、丁香；看见那棵杨树没有？那可不是一般的杨树，那是欧洲香杨；还有那株木兰，那叫天女木兰，又叫花木兰，或是天女花……这里的植物，全是香料植物，或花或叶，或皮或果，都是可以提取天然香料的……”

于佳随着老头的指指点点不停转头看着。

看见这些于佳不认识的香料植物，于佳忽然心里升出了一线的希望，也许，这些香料真的对她的难言之疾有些帮助呢？

说着，老头带于佳来到了一幢老式的小楼前，小楼下两扇巨大的玻璃门，两边的墙上安着巨大的落地玻璃窗，透过

玻璃门，可以看见客厅里坐着一位银发的老太太，老太太背对门坐着，身上穿着红色的上衣，紫色的长裙，看上去有些艳俗。

“子君，有客人来了。”老头打开玻璃门，并没有马上请于佳进去，而是自己先走了进去，用愉悦而又恭敬的声音说。

“嗯，带她进来吧。”老太太的声音娇柔而悦耳，带着软糯温甜，如果不是那一头的白发，仅只听声音，于佳会以为那里坐着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女。

“你进来吧！”老头从里面拉开玻璃门，把于佳请了进去，自己转身离开了。

“请坐。”老太太的声音里透出客气，但却连头也没回。

“谢谢！”于佳缓步绕过老太太坐的椅子，走到老太太对面的椅子边上，很有礼貌地想向老太太问声好，可是，一抬头，于佳差点惊恐地叫起来！

那简直不是一张人脸！

脸上的皮都粘连在一起，鼻子已经没了，只有两个小小的孔，而眼睛有一只是瞎的，另一只眼由于上眼皮粘连而无法闭合，瞪得大大的，上嘴唇向上翻起，像猪嘴一样拱起着，能看得见里面的粘膜……

于佳忙把眼光移开，没想到，她的视线落在老太太下身时，才惊恐地发现，老太太的裙子完全铺在椅子上，垂在下面的裙子，轻飘飘的没有重量，那种感觉是，老太太根本没有腿！

于佳是第一次看见那么丑陋的女人。

老太太的嘴角牵了牵，仿佛是嘲弄地笑了一下，“我长得很丑吧？”

“啊！”于佳吸了一口冷气，“不！”她的声音微微颤抖，却还是坚定地吐出了个“不”字。

“没关系，我本来就很丑，你坐吧。”从老太太脸部，根本看不出什么表情变化，而她的声音一成不变地温柔甜糯。

于佳在老太太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。

老头适时地端上一些茶点，还有一套茶具，把东西摆上后，老头将电水壶的插头插上。

“亲爱的，你去忙吧，我和这位小姐谈一谈。”老太太对老头温柔地说。

“好的，你可别太累着。”老头说着，低下头在老太太的脸颊上吻了一下，那眼光仿佛是在看一个绝世的美女。

这种感觉让于佳心惊，那老头绝不是瞎子！

老头走了出去，老太太顺手拎起桌上的电水壶，壶里的水刚刚微滚，只见老太太动作轻柔地用滚水洗着茶具，然后姿态优雅地泡茶。

“这是上好的铁观音。”老太太微翘兰花指，把一只小茶盅递到于佳手上，“先喝口茶，然后说说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。”

于佳接过茶，一股很浓的茶香夹着很清淡的花香扑鼻而来，于佳端过茶一口喝了下去。

老太太的嘴角又牵了牵，端起另一杯茶，先微微晃了一下茶杯，然后把茶杯端近鼻端，仿佛轻轻地嗅了一下，最后把茶杯端到嘴边，先吸了一小口，在嘴里滚了一圈，慢慢咽下，稍后又轻轻不出声地咂了咂嘴，仿佛在品着余香。

那一个酒杯大小的茶杯，老太太分了三次把那小茶杯里的茶喝完。

“喝茶，是有讲究的。”老太太说着，把茶杯放了下来，“好吧，你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”

于佳对老太太和老头的好奇让她差点忘了来这里的初衷。

“我……”于佳有点紧张，“我听说你这里有上好的香料和香薰油，我想要买一点。”于佳边说边看了看老太太，老太太丑陋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她又心虚地加了一句，“是水紫介绍我来的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老太太笑了起来，只是脸上毫无笑意，只有笑的声音从嗓子眼和鼻孔中回旋出来，听上去更加阴森可怖，于佳觉得心里仿佛抖了一抖。“你不用刻意隐瞒了，从我进来我就闻到了，哦，我对气味特别敏感的。”

于佳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，“我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谁也不想有这种毛病，特别是女人。”老太太理解地点了点头，“而且，到我这里来买香料的，不是知根知底的老主顾，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客人。”

“您说的是，谁愿意有这毛病呢！”于佳的眼睛有点红了，“冬天还好，特别是夏天，一出汗，那味道……唉！”

“没事，没事！”老太太安慰道，“到了我这儿，我包你以后都会是香喷喷的！”老太太说着在椅子上按了一下，于佳看见老头从门外走了进来。“别的没什么毛病吧？”老太太客气地问，“这样，你坐这等一会，我去给你配几剂香料。”

“嗯，就这毛病，麻烦您了。”于佳客气地站起来微微躬了一下身。

老太太被老头抱了起来，很自然地把头依在老头已经干瘦的胸前，于佳就忽然无比嫉妒起来。

于佳站起来，走到落地窗边，向外观望那些可以制作香

料的植物，观望了一会，又转过头打量着这间硕大的客厅。

客厅的两面全是落地玻璃窗，一面是宽大的楼梯，在楼梯的转弯处挂着一幅真人大小的油画像。

画中是一位看上去年约十七八岁的少女，少女美丽非常，褐色的头发披在肩上，身穿淡蓝色的长裙，手里捧着一只小玻璃罐，玻璃罐里……于佳呆了一下，玻璃罐里居然是一只模样怪异的虫！虫长约三寸，手指粗细，头比身体粗，头前有三个吸盘，还有几根像胡须一样的触须在空气中浮动。

就在于佳盯着那幅画看着的时候，画上的虫仿佛游动起来，在玻璃罐里上下浮动，触须仿佛是鱼鳍一般，在空气中摆动，以把握着方向和力度。

于佳打了个冷颤，不由得后退了一大步。

油画上少女身后的背景是一片郁金香的花海。

“啊，让于小姐见笑了，那是我还年轻的时候，一个知名的油画家帮我画的，唉，现在老了，所以常常看着画来回忆过去。”老头抱着老太太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于佳的身后，于佳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回到了喝茶的桌边。

于佳坐回到椅子上时还在忍不住想回头看那幅怪异的油画。

“这包是我给你配的花茶，用几十种不同的花配制的，你每天只用这个泡茶喝，除了这个花茶以外，不能喝任何其他饮料；还有这一包，是用来洗澡的花，每次洗澡时用里面的小包就够了，一般至少一天一次；这是香薰油，我不太建议你使用，因为贵，而且效果不是太好，但现在的女人都喜欢这玩意儿，用来洗澡或是薰都可以。最后这一小包，是我特制的香，每天在房间里点上一支，效果会特别的好，这

种香，一般人我是不介绍使用的，因为制造工艺麻烦，所以特别贵。”老太太把东西放在桌子上，一样一样介绍给于佳。

“这……太麻烦您了，多少钱？”于佳手伸到包边，准备从包里拿钱。

“这次不要钱，你先试用，这些量可用三天，你要用着好，就再来光顾。”老太太说的话出乎于佳的意料，她以为老太太会开个高得吓人的价格。“呵呵，我不是对每个客人都这样的，我喜欢你主持的《女人爱自己》的节目。”

“你知道我……”于佳脸又暗自红了，她来时，是有点刻意隐瞒身份的。

“我对你的事，知道得还很多呢。”老太太的声音里透出神秘感来，“我猜你一定很奇怪，我这么丑，为什么死老头还会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？”

“啊……”于佳被问得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女人要想让一个男人对自己忠心，光靠长相是没用的，不管女人长得怎么样好，男人都会有厌倦的时候，其实，要想男人听话，很简单……”

于佳的心里有些许难受，丈夫是电视台的知名新闻记者，围着他打转的年轻女人太多了，在外面不知道他和多少个女人有交往。

“呵呵，我要休息了，你三天后来吧，要是我的香料有作用，也许你会对我的驭夫术也有兴趣。”

老太太抬了抬手，于佳有点尴尬地站起来，和老太太道了再见，向门外走去。

泡在浴缸里，于佳一边轻轻往身上撩水，一边用手细细

揉搓着身体上敏感的部位。

客厅里点着了一支老太太给的香，那香味有股淡淡的甜腥，就像于佳每次和啸风做爱时，空气中弥漫出来的体液的淡腥味，有种撩起人无穷欲望的感觉。

外面传来门锁的响声，于佳无声地笑了，他不会不来的。

于佳穿着半透明的睡衣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，啸风已经调制好了浓浓的香橙味咖啡。这就是啸风有情趣的地方，他喜欢自己调制咖啡，还总喜欢调不同口味的咖啡给于佳喝。

但是今天，于佳不喝咖啡。

于佳拿过一个干净漂亮的玻璃杯，按老太太教的，把花放进杯里，倒入开水，花在玻璃杯中缓缓地开放。

啸风觉得自己无法转移视线，眼睛随着于佳的转动而转动着。

说实在话，啸风和于佳在一起，除了贪恋她那美丽柔滑的身体，主要还是想借助于佳的人际关系。啸风是一家杂志社的记者，很多次想闯进电视台当记者，可惜没有门路，总是拼不过别人，偏巧这时他遇见了和丈夫之间的感情产生了裂缝的于佳。

于佳是电视台的名主持人，在电视台里有牢不可破的地位和关系。

于佳细呷着茶，她刚喝了两口，啸风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扑了上来，这次绝不像以往的那种感觉，因为以往啸风对于佳的欲望里有着小心翼翼的体贴，仿佛只是为了满足于佳的欲望。

这次，啸风仿佛是一头饥饿了良久的狼。

于佳和啸风滚倒在地上，白色的羊毛地毯厚重而温暖，

啸风的身体里有种原始的狂暴，于佳仿若被狂风摧残着的花。然而，她愿意，她甚至希望这种感觉就是永远。

这是前所未有的感觉。

啸风要了于佳三次，于佳那件粉色半透明的纱质睡衣，已经在这狂暴的蹂躏中变成了布条。

于佳躺在羊毛地毯上喘着气，啸风的手还不安分地在于佳身上游走。

“真好。”于佳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三天后，于佳又站在那两扇黑漆的门口。

在她考虑着进去后怎么说的时候，两扇黑漆大门忽然开了，老头笑咪咪地站在门口：“你来啦？我太太请你进去。”

于佳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产生了一种有些畏惧的感觉，甚至，于佳不知道这种畏惧来自于何处。

茶已经泡好了，老太太没有表情丑陋的脸显得安详而宁静。

虽然在此之前，于佳已经见过老太太一次，也知道老太太那张脸是那样让人难以想象的丑陋，但再次站在老太太面前的时候，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又打了个寒颤，只是，这些于佳是绝不能表现出来的。

老头在把于佳送进来后就离开了，老太太礼貌地把茶递至于佳的面前：“你的香料我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于佳有点拘谨地笑了一下，“谢谢。”端起茶，学着老太太上次教的品茶方法，优雅地喝了一小杯。

“嗯，你是个聪明孩子，学起来还似模似样的。”老太太咧开嘴笑了一下，可是那笑容却极为丑陋，让于佳觉得有种

寒意一直透到心里去，“你和我年轻时真像。”老太太感慨地叹了一口气，端起茶来细细地喝了一口。

“你年轻时？”于佳下意识地想到了楼梯转弯处的油画。

“你是奇怪我年轻时候怎么都还算漂亮，可是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吧？”老太太仿佛看穿了于佳的心思。

于佳尴尬地笑了一下，一方面有些不好意思，另一方面却有些害怕，像是自己明明知道身上穿着衣服，却能被人透视过衣服看到全裸的身体似的，她甚至有种想控制自己的思想的想法，让自己什么都不要想才好。

“其实，我并不是老头子的结发妻子，我是把他从别的女人的手里夺来的。”老太太仿佛没有注意到于佳的尴尬，自顾说着，老太太的眼中有种光在闪动，“这张脸，就是我夺到老头子的代价。”老太太软糯声音里有着一丝丝的阴毒。

不过，于佳现在对老太太夺到老头子的过程倒是挺感兴趣。

“我认识老头子的时候，他已经有老婆孩子了，那年我才十几岁，我第一眼看到老头子就喜欢上他了。”老太太仿佛回忆起年轻时的那些美丽时光，眼睛里的光柔和起来，“老头子也喜欢我，可是他的旧观念里抛不开所谓的责任二字。”

这开头可是个陈旧的故事，于佳心里想。

“后来，我遇到了一个女人，她长得很丑，可是心很好，她送了一些东西给我，然后老头就死心塌地和我走了——你一定好奇那是什么吧？”老太太笑了起来，“老头子原来的老婆不甘心，于是找到了我和老头子，当着老头子的面向我泼了一瓶硫酸……”

于佳打了个寒颤，一个女人的极爱在变成极恨后，会这样不顾一切地去毁灭。

“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？”老太太的眼神里陡然呈现出一种刻骨仇恨的神色，“我只觉得满脸发烫，那种疼痛是没法忍受的，好像自己的皮肤就要溶化了，那些液体顺着我的脸一点一点地淌下来，每淌到一处，就产生那种疼痛发烫让我无法忍受的感觉。你知道吗？那一刻，我真想伸手把自己的脸皮给揭下来！”老太太的语速越来越快，脸部的表情也越来越扭曲，眼球里仿佛要滴出血来，猛一看过去，就像是地狱来的恶鬼。

于佳觉得喉咙里有些干渴，她下意识地端起杯子，但手却抖抖的，茶水从杯子里洒落出来。

“可是，那女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即使我变得这样丑，她也没能夺回老头子。本来她是该在监狱里度过一生的，可那时候，你明白的，她不过在监狱里呆了一年！”老太太咬了咬牙，忽然又放声大笑起来，于佳被那笑声激得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“不过，我相信即使这样，她的这一辈子也很难受，因为，她要眼睁睁看着老头子守着我过完一生，而她，只能带着跟老头子生的孩子生活。”

“那……那个女人给你的，到底是什么？”于佳的好奇心终于完全被挑了起来。

“就是这个。”老太太仿佛变戏法似的，从椅子下拿出一个玻璃罐来，只见玻璃罐里放着半罐红色粉末，一条怪异的虫正在贪婪地吃着——正是楼梯上那幅画的少女手中捧着的东西！

于佳再次打了个冷颤。

“这是送给你的，它的食谱很简单，无论什么东西它都吃，磨成粉末喂它就可以了，但记住，如果你想要它帮助你，

一定要用你的血和着食物喂它，每天要对它说你心里最想做
的事，它才会让你的心愿实现。”老太太的脸凑近于佳，几乎
贴在于佳脸上，于佳看着那张丑陋而表情扭曲的脸，想要避
远一点，却又不敢，只有僵硬地坐着，听着老太太压低的声
音。

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于佳的身上战栗着，过了许久，她才
颤抖着问道。

“你可以不相信，但试试好像并不困难吧？”老太太坐直
了身体，丑陋的脸上已经恢复了全无表情。

“我是一个香蕉，蕉蕉蕉蕉……”于佳的手机在《河东狮
吼》的灿烂音乐声中闪烁着红色信号灯。

“喂……”于佳接电话的声音优雅甜糯，总让陌生的男人
产生种种遐想。

“于佳，黄台长最近两天不在台里吗？我找他有急事。”
一个硬邦邦的声音直冲进于佳的耳膜，这是于佳的丈夫洛成
冰，电视台里的王牌记者。

“我又不是黄台长的秘书。”于佳心里极度不满，但她只
是拉长了声音，用鼻音微哼着，以表示她的不屑和不满。

“哎呀，佳佳，我找黄台长有点急事，他的手机又不在服
务区……”洛成冰的口气软了下来，于佳知道，他是不想向
于佳服软的，但是现在迫于有急事要于佳帮忙，不得不暂时
咽下这口气。

“哦，那你找台长啊，我又不是台长。”于佳不依不饶地。

“佳佳，我听说这次台里要派张宇参加研讨，你说台里是
什么意思？”洛成冰到底没沉住气，向于佳透露了找黄台长的

目的。

“那我哪知道!”于佳口气慵懒地说,她知道洛成冰在电话那头一定气得够呛。

“佳佳,你帮我问问黄台长,就不能派我去吗?”

“你啥时回家?”于佳转换了话题,她没有考虑好要不要帮洛成冰,现在洛成冰对她来说,只是名义上的丈夫,其实,两个人很久没在一起了,于佳知道洛成冰在外面有不少女人,但于佳装作不知道,她可不想像一般的泼妇似的,为这种事情和洛成冰去闹离婚。

“晚上一个采访对象请我吃饭,可能会迟一点回去。”

“好,我等你。”于佳挂断了电话。

房间里的香点燃着,于佳的鼻尖是甜腥的香味,她并不在乎洛成冰会不会回来,但她不能忍受洛成冰被别的女人抢走,其实,如果是于佳搞定了啸风,把洛成冰踢飞,这样她可能会舒服很多。

玻璃罐里的虫在缓缓蠕动着,于佳看看了自己的手臂,她实在不忍心在身体上切个口子,看着血流出来,但这不妨碍她用自己的血喂养这条怪异的虫,现代医学很发达啊。

于佳从冰箱里拿出冷冻的血袋,里面是她找医院的人从她身体里抽出来的 200CC 静脉血。

于佳从房间里找出洛成冰的东西,用剪子剪烂,然后用电动绞馅机绞成粉末,倒入血袋里的血,搅匀,再用慢火焙干,倒进玻璃罐里。

那条怪异的虫开始兴奋起来,在粉末中蠕动着,大口贪婪地吃着。

“你真的有那么神奇吗?”于佳低声念叨着,她平时都不